

SUIFENGERQÜ SUIFENGERQÜ SUIFENGERQÜ SUIFENGERQÜ

隨風而去

陳 潔著



天葬

大河 東方的雲

難以訴說 聖誕快樂

牌坊 紅肚兜 光頭漢梁

海文堂出版

隨

SUIFENGERQU

風

而

去

SUIFENGERQU

SUIFENG

難以訴說



紅肚兜

光頭模特

责任编辑：郑宗培

封面设计：王志强

随 风 而 去

陈 洁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插页 4 字数 285,000

1990 年 9 月第 1 版 199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800 册

ISBN 7-5321-0596-2/I·471

定价：6.10 元

陳潔自我印象

代序

不知道为什么她从来没有写过这个人。有关她的生活和情感，思绪和恶梦，有关她所读过的那些令人迷醉的书籍，那些音乐，和她所深深眷恋而又厌倦已极了的疲惫庸碌的生命历程，她从来没有写过。

没有写，不仅仅是因为她不愿意转过双眼面对往事。作出什么有关价值的无聊判断，也不仅仅是因为她的那些经历，那些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事实上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她没有写这个人，是因为她其实并不认识她。有时候。她独自沉思时，她几乎认出她来，几乎已经接近了

她，她的容貌、心理和情感核心。但转瞬之间她已远远离去，变得面目全非。她与她似曾相识，却又一无所知。那或许是另一个人，另一个陌生人。

不要相信女人们涂着眼影和睫毛液的眼睛。在酒宴上，在舞厅缤纷旋转的光影中，这些眼睛神采飞扬，顾盼生辉，令人羡慕不已。弯弯的睫毛，明亮的目光，似乎是在诉说一段如今已经所剩无几了的有关阳光和热情的寓言故事。

也许这样的故事确实存在于某些永远年轻的女性身上，在她们身上确实有一些超乎岁月和痛苦之上的神奇特质。但这一切与她是无缘的。在某些场合她也会装扮成一副符合那种特定场景中的人物的模样，她穿着那样一件具有暗亮色彩的衣服，面带微笑，与人交谈，象一页用橡皮涂改过了的公文信笺。

这样一副形象是不属于她的。她不属于那些特定的场景，那些错综复杂而又引人入胜的人际关系。她更多地属于她自己，属于那一副她想尽力掩饰而又掩饰不去的模样。那种疲倦，那种厌烦，那种略带憔悴的神色，懒懒散散的姿态，和满心绝望却又无可奈何的情绪。还有那些皱纹，细碎而又绵长，它们慢慢地全面地侵蚀着她的面容，象爱情一样温柔深刻，令人难忘。

就是这样一副样子。不可能期待会有别的什么样子。这副形象，和这一副容貌，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由历史和环境所确定了的，个性和遗传基因

只不过来实践了这一点。所有那些三十来岁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他们在他们外表所能看得见的衰老来临之前早已真正地衰老不堪：活力与激情丧失殆尽，憧憬与愤怒的最后一点锐角被日益沉重的日常生活磨得死气沉沉。而昔日那些蛊惑人心的价值观：荣誉感、社会责任感、爱国主义和道德判断，如今已象街头的乞丐那样令人生疑，并逐步走向丧失。

象征衰老的主题之一是那些散发着浓重的樟脑丸味儿的怀旧意识。虽然文化的和个人的双重健忘使她事实上无旧可怀。某条街道，某些日子，某个场景和某些人物，所有这一切在她的思绪里都是纠缠不清、模糊一团的。她的怀旧如此抽象、如此超现实，你不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情调，一种氛围。每天早晨恶梦醒来之后，她懒懒散散、百无聊赖地徜徉在怀旧的空气之中，就如同半夜时分沉浸在有着小提琴优美旋律的晚间音乐中。它们的指向是类似的：远离现实、非物质的世界——虽然在这个世界里她依然山穷水尽，充满破碎和失败之感。

应该说这样一种怀旧情调是非常个人化的。它的唯一的一次倾诉是在1981年，她们的毕业典礼上。那是一个寒冷不堪的冬天，全系的学生挤在礼堂之中。她站在话筒和舞台之间，朗诵她的同学、某些著名诗人的自由体长诗，她刚刚读完了第一句，泪水就从她的眼睛里流了出来。她知道

道一个时代结束了。她还未跨出这个时代，却已经转身怀念和祭奠起它来。

但是这样的怀念并不说明她是一个情深意长、缠绵悱恻的人，事实上她的记忆力如此糟糕，以至她所填写的每一份人事表格都是破绽百出，令人生疑。她回忆往事，仅仅是迷恋回忆这一仪式。一如某个冬天的下午，她所作的那场既朴素又做作、既怀旧又现代的个人朗诵。

与这一情调密切相连的是对于流行音乐的迷恋，这两者都表达了某种抽象的个人感情的抒怀，相对正在西方文学界出版发行的现代主义小说而言，现代流行音乐能够越过语言、意识形态和国界的重重障碍，非常及时地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送到我们的耳边（例如美国午餐音乐）。作为一个贫穷国家的贫穷公民，她深知她不可能与世界同步地欣赏到最佳的小说、电影和绘画，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可以相对同步地欣赏到一部分（非常小的一部分，因而尤其珍贵）最美好的歌曲和音乐。

由于历史的原因她不可能欣赏到鲍勃·迪伦和滚石乐队的风采，普莱斯列也只是偶尔在电视的回忆镜头中见过一瞥。然而这个世界如此之快地产生着如此之多的影星和歌星，眼花缭乱之中你总是能找到一两个适合你气度的偶像。在迈克尔·杰克逊、威猛乐队和莱昂纳尔·里奇之后，她的新偶像是那位蓝领英雄，布鲁斯·斯普雷斯廷。当她身着工装在眩目的光影中发出粗犷嘶哑、撼人

心弦的吼声时，她从他那撕心裂肺地往外放射着的歌声中看见了爱情、死亡和永恒。

当她读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声称这个世界被男人们（由于他们统治世界）搞得如此糟糕和混乱，因此作为女人完全可以不必负责时，她为她的独特视角惊奇不已。

作为女性她非常关注妇女的权力和命运，她曾经一度踏上研究妇女问题的道路，因为她认为，“男女平等”在这个古老的国度远远不是一个令人欢欣的现实，而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理想。但是不能就此认为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过于胆怯，缺乏永不妥协的勇气。也许她是一个潜在的女权主义者？她不太清楚。

有一次，在四川南部，与西藏自治区接壤的一个小镇上，她看见一个丈夫把他的妻子打得皮开肉绽，他们的邻居司空见惯地在一旁观看，没有人站立出来。她的同行，几位南方作家奋力拼搏，才制止住了那位凶横的丈夫。当他们离开小镇、驱车远去时，她知道再也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止那位丈夫对于他的妻子的变本加厉的暴行了。

千百年来这种原始暴行流行于山野、渔村和城镇，久演不衰直到今天，没有多少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当的。至于其他的歧视和压迫：压制和贬低女性的才华、智力和创造性，剥夺她们出生和接受教育的权力，使她们终身成为生活和性双重奴

隶，否定她们的独立地位和参政权利……如此等等，这样一些无形的暴行在某些地区如此普遍，使她对于这个民族的文明和现代化前景难以乐观。她认为文明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男女间的真正平等。她试图把她的这一想法灌输到她的不多的几篇小说中去。但是由于她缺乏才智和努力，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人来理睬她。

于是她放弃了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的可能性，继续沉湎于音乐、书籍和冥想。

正如她对于妇女命运的徒劳无益的关注一样，她也同样关注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她躲在学校那间五平方米不到的屋子里，深居简出，忧心忡忡，由于整夜失眠或睡眠过多（它们联合起来轮番进攻）而双眼浮肿，神思恍惚。有一天她走向街头看看世界看看社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活得不错，至少看上去比她要好得多。当她饥肠辘辘地赶回学校时，发现一个卖茶叶蛋的姑娘正在附近一家餐馆里品尝着山珍海味。

然而对于她和她的一部分同时代人而言，真正影响她们的生活道路并构成其生活内容的是书籍。在很大程度上，一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言，书籍“至关重要地帮助我们理解自己最深刻的经验”。

遗憾的是她所读过的书比她应该读到的要少得多。一九六六年当这个无知的小姑娘第一次走向课堂时，她没有想到她将在混乱和动荡的年代

中度过她的基础教育生涯。她不知道她将一无所获，除了恐惧和担忧。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就是她学习和成长的年代。每当想起这一宿命般的巧合，她常常觉得既满心凄凉，又滑稽可笑。

而在一九六一年，在她三岁的时候，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已经出版了。

对于书籍和文化的震撼不是在第一走进大学图书馆，那一排排漫无边际、高及屋顶的书架之间。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一些，在小学，一间四面是墙的空屋子里。

她不记得那时候她几岁，十二，也许十三，不会比十三岁更大。作为这所小学的官方学生领袖，她拥有一把神秘的钥匙。一天下午，当她无意间用这把钥匙打开那间没有电灯的黑屋子时，她没有料到她打开的是一个世界。

那是整整一屋子的书籍，它们被漫不经心地堆在那儿，就象是一堆废弃的黄沙或瓦砾。她慢慢地顺着这座山丘的边缘坐下，坐在书籍、灰尘和蜘蛛网之间，她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惊和忧伤，她知道生命有限，她永远不可能把这些书全部读完。

就是在这间布满尘埃的屋子里，她借助手电筒的微弱光线接触了一些真正的图书：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十九世纪外国小说，她的如饥似渴的阅读使她的视力日渐衰退；她对于她所付出的代价茫然无知；从此以后现实的世界将在她的视线

中变得遥远和模糊，孤独和失败将象影子一样伴她同行。

“一切将离我而去，这是我的命运，也是我的幸福”。她在她的小说中这样写道。

无论她怎样试图表示对于自己颇有兴趣，她依然对于自己的形象模模糊糊。她知道她无法接近她的深层意识，甚至也无法断定她的外在形象。她也许记得一条铺满石子的街道，一座灯光下的酒吧，和酒吧里来回走动的某个面容姣好的女服务员。但是她很难想象，一旦她从自己身上抽身而出，当她们两者在某个公共场所偶然碰见，或在某个商场匆匆交臂而过时，她们是否会彼此相认。

通常的解决方法也许是借助于镜子。但是面对镜子中那个虚幻的、并不存在的人，你怎么可以确定那人就是你呢？

她认为比较可靠的方法就是砸碎这个虚幻的空间，而剩下来的玻璃碎片就是她。

她对她的印象就是这样。她就是一些碎片。

目 录

1	陈洁自我印象·代序
1	随风而去
63	天葬
79	难以诉说
138	牌坊
154	雨季来临
187	学院人物肖像
199	圣诞快乐
228	雨夜与伞
246	大河
270	献给太阳的祭奠
285	光头模特
288	红肚兜
391	东方的云

随风而去

1987年，就要过春节的时候，我的朋友檀失踪了。她穿一件晃里晃荡的红色羽绒衫，套一双脏乎乎的“耐克”旅游鞋，头发蓬乱，眼神迷茫，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与她所有的亲朋好友不辞而别。

我记得那是一个寒冷不堪的傍晚，学院里已经放了寒假，冷冰冰的路上几乎没有一个行人，空气也似乎冻得凝住了，又静又沉。我和我的朋友于喆正在我的宿舍里谈论爱情、死亡和自由化，我们时断时续地谈着周围的种种事情，因为情绪沮丧而错过了去食堂吃饭的时间。

我不知道那是几点钟了，我的胃正隐隐作痛。这时候有人“砰砰”地砸门，说是有我的电话。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慌里慌张的，预感到出了什么事儿。以前，有人这样砸着门说有电话的时候，我也是慌里慌张的，仿佛要出事似的，但这次不一样。或许是因为胃疼的关系，我的腿直发软。这使这种预感充满了沉重的真实感。

电话是檀的妹妹杞打来的，声音懒洋洋的，象是有些疲倦。她说檀不见了。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也登了寻人广告。但是既没发现她的人影，也没发现她的尸体。我笑着说你别疯疯癫癫地乱胡扯了，你再胡扯我就挂电话了。她说这是真的，檀真的失踪了。于是我就把电话挂了。

我回到屋里继续和于喆讨论被打断了的话题。书架上的小闹钟的“嘀嗒”声突然变得很响，就好象有人把它从背景一下子推到前景中来似的。而于喆的声音却变得含含混混，模糊不清。于喆说，其实没有什么批评群体，在这座城市，没有什么群体可言。有的只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体，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吵嚷嚷。于喆说，我厌倦了，我对这一切厌倦至极。还有系里的事，评副教授的事。

然而小闹钟的声音如重锤一般触目惊心，使我无法听清于喆的感叹。我模模糊糊看见那一片嘀嗒之声晶莹闪亮地汇成一片水面，宽阔平坦，一泻千里。温暖的阳光拂照着清澈的水波和檀那单薄的身影。她溯流而上，不再回头。

霎那之间我惊醒过来，我意识到檀确实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无论是她甜美的笑容或冰冷的尸体，我们都将再也见不到了。她亲自切断了她与她的家庭、与她的所有朋友之间的联系，就仿佛切断了她的脖子或手腕。也许她将历经磨难，自戕而死。也许她将在某个遥远僻静的山村，平静地度过晚年。但这一切我们是不知道的，而且将永远不得而知。对我们来说，她无声无息，不再存在。我们将感叹不已，追思不已。我们也将淡漠和遗忘。

但是檀溯流而上，不再回头。

我对于喆说，我的朋友檀没有了。然后我把脸转向窗外，不

再说话。

有关檀的最后的消息，就是这样伴着黑暗和静默传递过来的。在这个冬日的寒冷的傍晚，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印尼的好朋友檀以她突如其来的方式作为礼物，赠送给所有认识她的人们。

印尼将记住这个冬天。1987年的冬天。那一种穿透骨髓和血液的寒冷，使她整日处于哆哆嗦嗦的状态之中，被窝阴冷潮湿，窗外北风呼啸。她常常在半夜之中冻醒，恶梦做到一半。这是一种无所不在、无处躲避的寒冷，它侵略你。掠夺你和占有你，尤如疾病和死亡之对于一个婴儿。

在学院图书馆的大厅里，和外语系教学楼的走廊上，人们常常可以看见檀。在饭厅里和舞场上，也偶尔能看见她的身影。有些人，他们常常在你面前走过，你却往往记不住他们。你视而不见。而另一些人，他们在街道拐角处的一个侧影，或匆匆而来与你交臂而过的一个匆忙粗略的轮廓，却会给你留下鲜明而生动的印象。

檀就是这样的姑娘。她身材颀长，脑袋小巧，一双眼睛明晃晃的，似乎蕴藏着某种愉快的信息。她走路的姿势总是那样匆忙而富有生气。当她停下步子，和熟人寒暄或说话时，总是那样浅浅地微笑，嗓音低沉而又悦耳。檀的穿着轻便随意，朴素无华。但是无论她站在哪儿或坐在哪儿，总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雅，透过那些简单质朴的服饰流露出来。

我是在读书的时候，确切地说，是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认识檀的。

当时我是中文系的文艺委员。一个秋天的下午，檀敲开了

我的宿舍。我清楚地记得，她那天穿了一件质地柔软的白色旧衬衣，一条蓝布宽松裙。黑黑的头发绞得短短的，平直地贴在脑门子上，象男孩子一般。由于走得急，她那秀气的鼻尖上沁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她对我说，她想要一张《简·爱》的电影票。她听说我这儿有，她就找来了。她说她是外语系的学生，她可以把外语系要放的任何影片跟我交换，因为她太喜欢《简·爱》了。

放电影的时候，她坐在我的身边，身体显得紧张、僵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低着头，没有往银幕望上一眼。似乎那里面有一些什么可怕的东西，使她陷于难以抑制的向往和恐惧之间。电影结束的时候，我发现她脸上一片凄清死寂，整个人像大病了一场，虚脱无力。我陪着她静静坐着，直至所有的人都离开，散尽。空荡荡的电影厅里，只有我和她面对空无一物的银幕，周围是无边无际的红色软椅。

后来她告诉我，她看《简·爱》已经看了十七遍。她爱乔治·C·司各特。

乔治·C·司各特，这就是罗切斯特的扮演者的名字。这就是这个中国女孩梦中情人的名字。

这听起来似乎有点不真实，有点夸张和做作。后来我看司各特主演的《巴顿将军》时，我差不多也糊里糊涂地爱上了他。

这就是檀的初恋。她当时二十岁，为这场毫无希望的爱情弄得神思恍惚，日渐消瘦。她收集所有能弄得到手的电影画报，从中剪下她情人的照片，装订成册。她托她的朋友们四出奔忙，去寻觅有司各特出场的录像票子。她常常在梦中突然惊醒，胡思乱想直至天明。有时候，她神智清醒，刻薄地嘲笑自己的荒唐可笑，丢人现眼，发誓要抛弃这一切，重新振作起来。而与

此同时，她的内心却是一片痛苦茫然。她太爱这个美国人了，她忘不了他。

冬天，期末大考的前夕，我从她的枕头底下取出了她精心编撰的司各特的剪报册，扔到了学院西面的河里。我看着她那纸一样苍白的脸，突然觉得我是如此地羡慕她。这样一种肝肠寸断的痛苦和忧伤，是如此明媚，如此令人神往，就象阳光和幸福。

春天的时候，她似乎缓过来了，看各式各样的英文原版小说。她常常靠在床头，朗读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被书中的俏皮话逗得笑出声来。她还学会了跳华尔兹和吉特巴，她的舞伴常常是法语专业的一个瘦弱文静的小伙子。那时候我忙于写毕业论文，一度与她关系比较疏远。但是我知道我不会忘了她的。在我所有的女同学中，我还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人，能象她那样充满着超凡脱俗的纯净和热情。

1982年。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学年。所有毕业班的学生都处于空前的忙乱之中：论文、爱情和事业前程。我那时迷恋于古典音乐和吉他，无暇顾及其他。而檀，则陷入于一个又一个的恋爱漩涡中。

我想这没什么奇怪。如果我是一个男人的话，我也一定会追求檀的。

檀永远是这样令人赏心悦目。

有一天，我记不清那是在哪条街上，哪个季节。我只记得那是一个正午，我又累又渴，走进了一家装饰着茶色玻璃的、格调高雅、门面狭小的西餐厅。我在最里面的一个角落找了把椅